

# 千里眼順風耳 (終篇)

通訊老兵憶當年

· 梅汝琅 ·

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

## 台視之聘臨陣脫免

民國五十八年(一九六九)端午節，我突發高燒不已，上吐下瀉，急請醫生診治，謂係急性腸炎，住進空軍總醫院將官新病房，這所病房頭一天才落成開張，報紙上大事宣傳了一番，說是設備豪華舒適，全部冷氣，全新家具，自動電門等等，玉玲在閱讀報紙時，對我開玩笑說：「什麼時候你去住看看」想不到笑話竟成了真話，我是這新病房開張的第一個病人，空軍總醫院就在我家松山新村貼鄰，醫生護士多是熟人，一時大家蜂擁羣集在我病房身旁，談天說地，熱鬧不休，腸炎來勢凶猛，却不是一種了不起的病，吃點止瀉藥，打打鹽水針，馬上燒退瀉止，不巧玉玲一人在家，當天晚上也生起病來，澈夜大燒大熱，翻來覆去，苦痛呻吟，呼天不應，經過這

一次我們兩人同時生病，深深覺得居住在台灣，年屆六十，病痛又多，遠離子女，照顧無人，精神長期寂寞空虛，終究不是個辦法，於是決定加快向交通部辭職，準備赴美，首先把公家眷舍退還，租住民生東路聯合二村四樓一層公寓，那是一批剛剛完工的新式公寓，我們搬進去時，還沒有幾家鄰居相當冷靜。

農曆中秋節，台北大颶風狂風暴雨，日夜不停，基隆河海水陡漲，向着松山機場民生東路一帶，倒灌內流，聯合二村，一時變成澤國，汝琪、熊有發、李笑桃表弟等在我家吃過晚飯後各自涉水返家，第二天早水淹沒了公寓一樓，汪洋一片，遠望渺無邊際，附近居民撐着木排逃生，憲兵警察不時乘着馬達小艇來往巡邏，搶救災民或散發食物，我的寓所，因距離他們巡邏路線稍微偏遠，呼救不應，夫妻兩人，困居四樓，猶如身

居孤島，魯濱遜漂流記，煤氣、自來水、電燈全部都壞了，電話也打不通，好友李昌來連拍了幾個電話來問情況，講不上兩句話就斷了音，四樓還不致被大水淹到，我們也沒有積極設法離開，就靠着中秋節剩下的月餅水菓和菜飯，維持了三天的伙食，待颶風過去，第四天才把積水退清，我持着手杖，涉水上街購物，并到附近探望親友，災情慘重，衣物盡濕，我們原住的松山新村，水深盈丈，圍牆被水沖倒，空軍總醫院，損失更大，停診歇業，住院病人遣散回家或轉院，哀苦呻吟，為狀甚慘。

颶風過去以後，政府一面搶救災黎，撥款救濟難民，重建家園，一面由行政院召開會議，約集有關單位及水利專家學者研討今後防洪政策，會議是由政務委員董文琦主持，我是代表交通部出席，在討論期間，大家一致認為颶風帶來大水

災與石門水庫有關，在石門水庫沒有興建以前，滿向外洩洪，致引起台北水災，事經石門水庫原設計人前總工程師台大教授徐世大解釋否認，仍未能平息各方責難，至于如何控制石門水庫水位，如何建築防洪堤坡，如何疏通水道，因涉及技術過廣，意見紛歧，開了幾次會，還得不到一個結論，因此每年每屆颱風季節，台北地區洪水為患，終是一個問題。我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向交通部孫部長提出辭呈，孫部長把公事擱置未批，待孫去職調長經濟部，繼任張繼正部長也把公事壓到久不批下，在辭職醞釀期間，某一個晚上，台灣電視公司工廠廠長畢家湘和器材主任黃洪鏌、張逢安三人來我寓所造訪，畢黃張都是通校高級班畢業生，退役後任職電視公司，對於該公司創建具有成績，彼等到達我家後，首先由家湘說明來意，說是台灣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張仲智最近因病去世出缺，各方面推薦候選人不少，周總經理天翔因為知道我已經向交通部辭職，準備赴美和兒女團聚，希望我在台灣再多留幾年，參加電視公司工作，擔任副總經理，周總經理對我在軍中服務聲望以及電視公司創建時對其協助貢獻，加上和現在軍事交通電信各人事關係環境，認為我是他一理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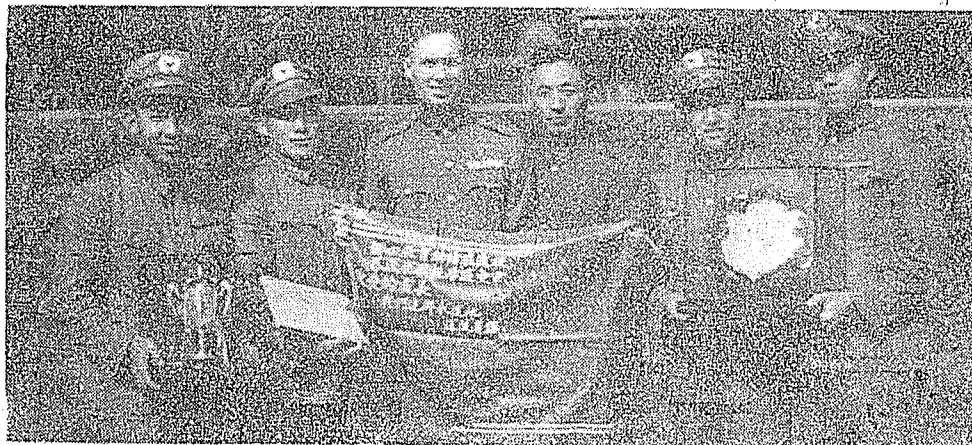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文作者的男女公子：左起：強中、強華、強民、強國、強英五博士合影。

助手，一定力邀我担任此職，待遇比交通部技監優厚三四倍，我當時力辭婉謝，但畢黃張三生反覆苦心敦勸，談判到深夜，終於答允下來，第二天周總經理來寓造訪，索取履歷表，準備提出董事會通過聘任，去後我反覆思考，心極不安，以致失眠兩夜，最後決定，還是一心一意辭職去美國的好，不要中途變卦，而使子女們失望，乃電話周總經理收回成命，在電話中和周兄僵持很久，這一場出爾反爾事件，是我生平做事以來主意不定反反覆覆最為遺憾的一次，事後還得罪了周總經理和畢家湘幾位的友誼，今日思之，猶為歉然，電視公司副總經理一職改由張丹繼任，張兄原為空軍通校研究室主任，後任成功大學教務長教育部次長，為我空軍老同事，周天翔則於一九七三年心臟病去世。

### 通訊老兵赴美依親

我因是國防部轉業交通部，交通部張部長不把我的辭職書直接了當的批下來，他先商詢國防部馬副部長，再由馬副部長請示行政院蔣副院長經國先生，得到蔣副院長的首肯，張部長才在我的辭呈上批個「照准」二字，時間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，公事批准的次日，蔣副院長在救國團辦公室約我談話，他很清楚我在交通部一切詳細情形，對我辭職赴美依親也頗同情，語多慰勉，使我衷心益增歉疚。辭職獲准後，我順便去公務員保險中心檢查一下體格，發現有些肝硬化現象，五年前的急性肝炎，竟沒有根本治癒，晴天霹靂，憂心重重，為了進一步仔細檢查，再分別去馬偕醫院和空軍總醫院作血液化驗，結果情形



錦(三左)者作文本贈致表代生師校全校學信通軍空年九十三國民  
。念留影合，旗錦「校通在功，育教心熱」旗

差不多，民兒特地由美國寄來一百美元，力主要請她的台大教授宋瑞樓細作檢查，宋教授是一位極忙的權威專家，掛他的特別門診號的病人太多

吳期平同班同學馬偕醫院內科，乃又轉託二孀女主任吳雲烘代為安排特別診斷時間，那時正值舊曆年關，當然我們也無心過年，索性把玉玲多年的胃病，一併請宋教授澈底檢查，我們兩人經過一連串的驗血反應、同位素照射、食道胆囊透視等等手續，由舊曆年底一直鬧到元宵日，方查得結果，宋教授說我確有肝硬化現象，但已停止惡化，不算嚴重，玉玲的十二指腸潰瘍不太顯着，并建議我們兩人能早日去美，對於精神生活，有益于身體，至此，才放了心。綜合這一年來，因為離役、轉業、辭職、生病、準備去美，生活變化大，心理上不得寧靜，精神困擾多，而且端午節、中秋節、舊曆年三個大節日，我們夫婦兩人，又都在疾病痛苦或災難中渡過，依照迷信古老說法，叫做流年不利。又這年冬天，台北連續下了一個多月的靈雨，空氣潮濕，玉玲的風濕病又發作起來，全身關節酸痛，遍求西醫診治無效，又找跌打損傷外科中醫，滿身貼着膏藥，亦無濟于事，痛苦不堪，真是晦氣連續不斷，親友們都說台灣地區濕度太高，風濕病多，最好能易地療養，因此又增強了我們去美的決心。

### 從軍四十年的感懷

民國五十九年(一九七〇)一月廿日，次外

孫女吳常瑜在美國康乃克第克州出生，我的交通部離職生效日期為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，在交通部服務總共十個月，離職後向軍管區辦理正式退役，領取一次退役金，廿萬台幣，折合不到五千金，服役軍中四十年，還有我歷年所得的勳獎章，折合獎金一萬多元，將官退役公事，要呈到

總統批准，一個月後才批下來，這時強兒已經把我們移民手續，由美國大使館轉到，接着辦理出國手續，向警務處辦良民證，向僑務委員會辦移民，向外交部辦護照，最後一關到警備總部辦出境證，警備總部對玉玲的出境證辦的很快，但對我的出境則給予麻煩，要中國駐美大使館出具移民證明，僑務委員會的無效，夫婦兩人移民同屬一案，一個有效，一個無效，無理而且不合條例法規，經據理向警備總部出境管理處交涉，并託警總空軍副參謀長疏通，始批准出境，四月十八日正式獲得美國大使館簽證，當天晚上，空軍通信界老同事、同學，師生八十多人，在新生社為我夫婦舉行一個盛大茶會，并承大家合送我一本精美的簽名紀念冊，而且合照了一張團體照，珍貴友誼，盛情可感。此外親友們的餞行酒宴或晚會，因我們離台在即，而且我們身體太疲倦，祇有心領懇辭。在我一生大半世紀的漫長歲月，國家多災多難，從推翻滿清，打倒軍閥，清剿共黨，抵抗暴日，以至在台重整革命，我以一個老兵，服役通信，四十年兢兢業業，衷心感謝師長們給我的教導和鼓勵，同學同事們給我的協助合作，歲月不饒人，如今馬齒徒增，國步猶艱，世事多變，人事滄桑，老一輩的多已辭世作古，同輩亦已凋謝，決心早日退隱，含貽弄孫，以娛晚年，夫妻兩人，在辭拜母親墳墓和好友至戚後，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一日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離開台北，親友到機場送行的一百多人，盛情使我衷心永誌銘感不忘。

(全文完)